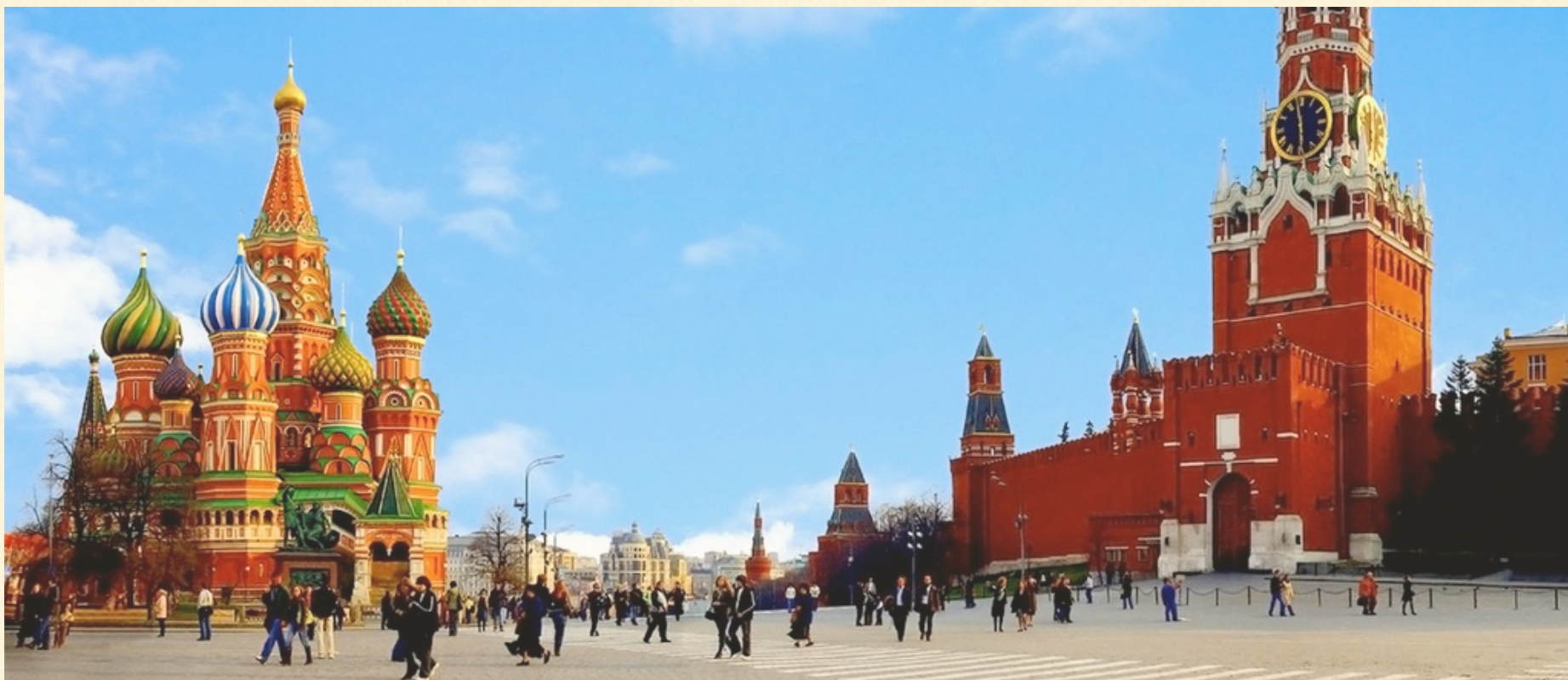

紐時文摘

#24 - 2019.06.01





24

莫斯科 流失靈魂

移民美國後重返故鄉莫斯科，我覺得自己有點像是個遊蕩的幽靈。我於5月中旬的一個周末回到這個城市，由於在俄國每年5月的前大半個月都在放假，一些莫斯科居民還沒有渡完假期，還有一些居民則提早離開城市到鄉間別墅開始避暑之旅，五月的莫斯科熱得反常，人也少得反常，感覺就像一座鬼城 - 而我就是個鬼魅。

如果某人從來世過來拜訪你，你會和他討論死亡，而我移民他去，因此人們碰到我都會討論移民，大家都在討論。我感覺到，我僅僅離開了五個月，卻立即嗅出這個國家產生了深刻的變化：這是一個處於無形戰爭中的國家，它對不同政見的容忍度處於歷史最低點；政治鎮壓行動日漸加劇；經濟前景一片黯淡。

莫斯科已經出現了某種新的簡化對話方式：「你是幾月？」人們彼此問道。他們說的是以色列大使館讓你登記面試，接收你申請移民文件的那個月。據報導，面試時間最早已經排到今年11月，我的朋友大部分都排在8月或9月面試。獲得面試的過程也是一場磨難：大使館的電話已經

滿載，電話接通到移民部門常常花上好幾個小時，最近傳出的一張照片，看得到大使館裡人滿為患的情形，讓人想起1990和1991年時，大批俄國猶太人移民以色列的高峰期。

不是每個居民都有猶太血統，或者想要住在以色列，莫斯科居民也找其他選擇，拉脫維亞接受房產投資移民，又是歐盟的成員國，而德國和美國一樣願意接受有傑出成就的人才，德國的移民資格較寬鬆，對藝術家格外有利。距離是大家的憂慮，儘管這種憂慮有點沒來由：逃到歐洲就是顯得比逃到美國要好一些，沒那麼悲慘，就好像從莫斯科飛到美國和飛到歐洲差將近五個小時，這五個小時在心理上卻是相當長的距離。

三個例子：A、一名餐館老闆將在倫敦開一家餐廳，因此有資格獲得長期簽證，最終獲得居留許可。B、一位異議人士是電視記者，正在面試烏克蘭一個電視頻道的駐華盛頓記者職位 C、一名軍人家庭的女性，擁有新的烏克蘭護照，因為她出生於蘇聯時期的烏克蘭，童年在那裡待過一段時間。

一個很大的問題是，要不要遵守俄羅斯議會剛剛通過的一項規定：所有擁有兩本護照或外國居住資格的人必須向當局彙報，否則就是刑事犯罪。該規定背後的邏輯是，俄國仍處於戰爭狀態，須要偵查潛在的間諜和叛徒，一些官員已經提議禁止擁有其他國家護照的俄羅斯人離境，而且徹底禁止擁有雙重國籍，留下和離開之間人民必須做出選擇。

打算移民或已辦成移民的人有兩類作法：一些人不願意冒刑事犯罪的風險，他們打算向當局披露自己的情況；另外一些人則打算把第二本護照隱藏起來，作為一個秘密的保單。基本上大家都選擇出走，一個房地產業的朋友說，城市正在變空：房屋租金下降，房屋市場供大於求。

唯一沒跟我談過移民問題的是一名政治活動分子，我的朋友。兩個月前，她一直在做每個星期的街頭民意調查，調查人們對總統普京對烏克蘭的政策的想法。她告訴我，調查結果顯示支持普京的比率一直在70%，甚至更高。她還告訴我，一場即將到來的政治審訊似乎即將擴大範圍，她很可能是目標之一。她最近曾被拘留10天，雖然如此，這位朋友似乎把這次經歷當成很好玩的一件事，沒那麼糟糕，她說，不過她仍有些沮喪，拘留所日子很無聊，出來後人們躲著她，也有可能她會再入獄幾年。

下一次我回來時，莫斯科可能真的會成為一座鬼城。如果還有下一次的話。